

目次

第一輯

死……………一

半夏小集……………八

女吊……………一三

這也是生活……………二一

第二輯

幾個重要問題……………二七

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三一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三四

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三九

『題未定』草……………五七

第三輯

病後雜談……………九五

病後餘談……………九九

我要騙人……………一六

寫於深夜裏……………一二二

第四輯

我的第一個師父……………一三九

阿金……………一四九

出關……………一五五

出關的關……………一七一

附 錄

自傳·····	一七九
事略·····	一八二
魯迅之逝世與安葬·····	一八四
A. 文壇巨星的殞落·····	一八四
甲·····	一八四
乙·····	一九二
B. 萬國殯儀館瞻仰魯迅遺體·····	一九七
甲·····	一九七
乙·····	二〇〇
C. 魯迅遺體之大殮·····	二〇四
D. 魯迅之安葬·····	二〇七

魯迅著譯作品編目·····	二一〇
魯迅——民族革命的偉大鬥士·····	二一六
記魯迅·····	二二一
魯迅先生不死·····	二三〇
我對魯迅先生的回憶和感想·····	二三五
一二感想·····	二三九
一個夠 POC 的男人·····	二四二
哀魯迅先生·····	二四六
魯迅先生給中國民衆的遺產·····	二四九
悼魯迅先生·····	二五一
魯迅先生·····	二五五
悼魯迅先生·····	二五九

死

當印造凱綏·珂勒惠支 (Käthe Kollwitz) 所作版畫的選集時，曾請史沫德黎 (A. Smedley) 女士做一篇序。自以爲這請得非常合適，因爲她們倆原極熟識的。不久做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譯出，現已登在選集上。其中有這樣的文字：

『許多年來，凱綏·珂勒惠支——她從沒有一次利用過贈授給她的頭銜——作了大量的畫稿，速寫，鉛筆作的和鋼筆作的速寫，木刻，銅刻。把這些來研究，就表示着有二大主題支配着，她早年的主題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愛，母性的保障，教濟，以及死。而籠罩於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難的，悲劇的，以及保護被壓迫者深切熱情的意識。

『有一次我問她：「從前你用反抗的主題，但是現在你好像很有點拋不開死這觀念。這是爲什麼呢？」用了深有所苦的語調，她回答道：「也許因爲我是一天一天老

了！……」

我那時看到這里，就想了一想。算起來，她用『死』來做畫材的時候，是一九一〇年頃；這時她不過四十三四歲。我今年的這『想了一想』，當然和年紀有關，但回憶十餘年前，對於死却還沒有感到這麼深切。大約我們的生死久已被人們隨意處置，認為無足重輕，所以自己也看得隨隨便便，不像歐洲人那樣的認真了。有些外國人說，中國人最怕死。這其實是不確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糊糊的死掉則有之。

大家所相信的死後的狀態，更助成了對於死的隨便。誰都知道，我們中國人是相信有鬼（近時或謂之『靈魂』）的，既有鬼，則死掉之後，雖然已不是人，却還不失為鬼，總還不算是一無所有。不過設想中的做鬼的久暫，却因其人的生前的貧富而不同。窮人們是大抵以為死後就去輪迴的，根源出於佛教。佛教所說的輪迴，當然手續繁重，並不這麼簡單，但窮人往往無學，所以不明白。這就是使死罪犯人綁赴法場時，大叫『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面無懼色的原因。況且相傳鬼的衣服，是和臨終時一樣的，窮人無好衣裳，做了鬼也決不

怎麼體面，實在遠不如立刻投胎，化爲赤條條的嬰兒的上算。我們曾見誰家生了小孩，胎裏就穿着叫化子或是游泳家的衣服，^{麼？}從來沒有。這就好，從新來過。也許有人要問，既然相信輪迴，那就說不定來生會墮入更窮苦的景況，或者簡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他們是並不這樣想的，他們確信自己並未造出該入畜生道的罪孽，他們從來沒有能墮畜生道的地位，權勢和金錢。

然而有着地位，權勢和金錢的人，却又並不覺得該墮畜生道；他們倒一面化爲居士，準備成佛，一面自然也主張讀經復古，兼做聖賢。他們像活着時候的超出人理一樣，自以爲死後也超出了輪迴的。至於小有金錢的人，則雖然也不覺得該受輪迴，但此外也別無雄才大略，只豫備安心做鬼，所以年紀一到五十上下，就給自己尋葬地，合壽材，又燒紙錠，先在冥中存儲，生下子孫，每年可吃羹飯。這實在比做人還享福。假使我現在已經是鬼，在陽間又有好子孫，那麼，又何必零星賣稿，或向北新書局去算賬呢，只要很閑適的躺在楠木或陰沉木的棺材裏，逢年逢節，就自有一桌盛饌和一堆國幣擺在眼前了，豈不快哉！

就大體而言，除極富貴者和冥律無關外，大抵窮人利於立即投胎，小康者利於長久做鬼。小康者的甘心做鬼，是因爲鬼的生活（這兩字大有語病，但我想不出適當的名詞來，）就是他還未過厭的人的生活的連續。陰間當然也有主宰者，而且極其嚴厲，公平，但對於他獨獨頗肯通融，也會收點禮物，恰如人間的好官一樣。

有一批人是隨隨便便，就是臨終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來正是這隨便黨裏的一個。三十年前舉醫的時候，曾經研究過靈魂的有無，結果是不知道；又研究過死亡是否苦痛，結果是不一律，後來也不再深究。忘記了。近十年中，有時也爲了朋友的死，寫點文章，不過好像並不想到自己。這兩年來病特別多，一病也比較的長久，這才往往記起了年齡。自然，一面也爲了有些作者們筆下的好意的或是惡意的不斷的提示。

從去年起，每當病後休養，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後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麼文章，翻譯或印行什麼書籍，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爲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爲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却從來沒

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這才分明的引起關於死的豫想來。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樣，一任着日本的S醫生的診治的。他雖不是肺病專家，然而年紀大，經驗多，從習醫的時期說，是我的前輩，又極熟識，肯說話。自然，醫生對於病人，縱使怎樣熟識，說話是還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經給了我兩三回警告，不過我仍然不以為意，也沒有轉告別人。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為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然而D醫師的診斷却實在是極準確的，後來我照了一張用X光透視的胸像，所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

我並不怎麼介意於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響，日夜躺着，無力談話，無力看書，連報紙

也拿不動，又未曾鍊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從此竟有時要想到『死』了。不過所想的也並非『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或者怎樣久住在楠木棺材裏之類，而是臨終之前的瑣事。在這時候，我才確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無鬼的。我只想到過寫遺囑，以為我倘曾貴為宮保，富有千萬，兒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寫好遺囑了，現在却誰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張罷。當時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寫給親屬的，其中有的是：

1. 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2. 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3. 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4. 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虫。
5. 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6. 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7. 損着別人的才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只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會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但這儀式並未舉行，遺囑也沒有寫，不過默默的躺着，有時還發生更切迫的思想，原來這樣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並不苦痛；但是，臨終的一刹那，也許並不這樣的罷；然而，一世只有一次，無論怎樣，總是受得了的……後來，却有了轉機，好起來了。到現在我想，這些大約並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連這些想頭也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半夏小集

一

A：你們大家來品評一下罷，B竟蠻不講理的把我的大衫剝去了！

B：因為A還是不穿大衫好看。我剝掉牠，是提拔他；要不然，我還不屑剝呢。

A：不過我自己却以為還是穿着好……

C：現在東北四省失掉了，你漫不管，只嚷你自己的大衫，你這利己主義者，你這豬獃！

C太太：他竟毫不知道B先生是合作的好伴侶，這昏蛋！

二

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

三

『聯合戰線』之說一出，先前投敵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聯合』的先覺者自居，漸漸出現了。納款，通敵的鬼蜮行爲，一到現在，就好像都是『前進』的光明事業。

四

這是明亡後的事情。

凡活着的，有些出於心服，多數是被壓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橫恣的是漢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罵漢奸，後來自己壽終林下的逸民。兒子已不妨應試去了，而且各有一個好父親。至於默默抗戰的烈士，却很少能有一個遺孤。

我希望目前的文藝家，並沒有古之逸民氣。

五

A：B，我們當你是一個可靠的好人，所以幾種關於革命的事情，都沒有瞞了你。你怎麼竟向敵人告密去了？

B：豈有此理！怎麼是告密，我說出來，是因為他們問了我呀。

A：你不能推說不知道嗎？

B：什麼話，我一生沒有說過謊，我不是這種靠不住的人！

六

A：阿呀，B先生，三年不見了！你對我一定失望了罷……

B：沒有的事……爲什麼？

A：我那時對你說過，要到西湖上去做二萬行的長詩，直到現在，一個字也沒有，哈哈！

B：哦……我可並沒有失望。

A：你的『世故』可是進步了，誰都知道您記性好，『責人嚴』，不會這麼隨隨便便的。

您現在也學會了說謊

B：我可並沒有說謊。

A：那麼，您真的對我沒有失望嗎？

B：唔，無所謂，不失望，因為我根本沒有相信過你。

七

莊生以爲『在上爲鳥鵲食，在下爲螻蛄食，』死後的身體，大可隨便處置，因爲橫豎結果都一樣。

我却沒有這麼曠達。假使我的血肉該喂動物，我情願喂獅虎鷹隼，却一點也不給獼皮狗們喫。

養肥了獅虎鷹隼，牠們在天空，巖角，大漠，叢莽裏是偉美的壯觀，捕來放在動物園裏，打死製成標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養胖一羣獼皮狗，只會亂鑽，亂叫，可多麼討厭！

八

琪羅編輯聖·蒲孚的遺稿，名其一部爲『我的毒』(Mes Poisons)我從日譯本上，看見了這樣的一條：

『明言輕蔑着什麼人，並不是十足的輕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輕蔑。——我在這裏說，是多餘的。』

誠然，『無毒不丈夫，』形諸筆墨，却還不過是小毒。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

九

作爲缺點較多的人物的模特兒，被寫入一部小說裏，這人總以爲是晦氣的。殊不知這並非大晦氣，因爲世間實在還有寫不進小說裏去的人。倘寫進去，而又逼真，這小說便被毀壞。

譬如畫家，他畫蛇，畫鱷魚，畫龜，畫果子殼，畫字紙簍，畫垃圾堆，但沒有誰畫毛毛蟲，畫癩頭瘡，畫鼻涕，畫大便就是一樣的道理。

有人一知道我是寫小說的，便迴避我，我常想這樣的勸止他，但可惜我的毒還不到這程度。